

書畫知名·盲叟自矜

客家女婿寇培深

●陳運通（中外雜誌撰述委員、卅四屆文藝獎得主、新加坡神州藝術院名譽院士）

二〇〇一年五月四日至二十七日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了一次名為「心跡雙清——寇培深書畫紀念展」，展出寇培深生前書畫作品一三五件，並編印有精美專集畫冊以廣流傳，筆者除將寇培深親筆函陳列展出外，並蒙主辦單位黃光男館長邀請致詞，我情不自禁的詳述與培深多年的交往經過。

年；其父寇顯庭能嗣家學，督教頗嚴；母唐淑芳，系出名門；外祖父唐沁眉曾任海牙會議中國代表，爭取膠州灣歸還中國。

有兄妹四人，寇培深居長。四歲啟蒙，由祖父寇研青親授四書、五經、春秋、左傳、史記等。直到九歲，都在私塾受教，天資聰慧，讀書過目成誦，人稱小神童。

開始讀書後，寇培深即隨祖父習書法，臨摹虞恭公碑、雲麾將軍碑、顏真卿、柳公權等。家中收藏甚豐，他隨旁曬書畫、學鑑賞、辨真偽、識見日增。

一九二七年，祖父病逝，九歲的寇培深隨家遷居青島，入讀西鎮小學。隨二舅唐璞（名建築家，曾任重慶大學校長）、表哥金知人研習鄭文公、楊大眼、張遷、二爨、南北二銘、石鼓，以及聖教序等碑帖，根基日益深厚。校舍題字榜聯，每由

一九三一年，十三歲的少年寇培深轉入德國同善教會在華所辦私立禮賢中學接受西式教育。在學六年，老師王學嘉以其微薄薪資的大半購碑帖贈給他，促他臨摹，並鼓勵他棄工程專攻藝術。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山東老鄉客家女婿

寇培深（一九一九—一九九八），字太山，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農曆正月十二日出生於山東青州市（益都），妻劉月端，廣東省寶安縣客家人，夫妻均廣東國立中山大學畢業，其祖父寇研青，為清代甲辰年翰林，精書畫，富收藏，專研律法，曾受聘日本法政大學主講清代律法七帖，根基日益深厚。校舍題字榜聯，每由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寇培深與少女那毓衡訂婚，翌年自禮賢中學畢業，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旋因七七事變，北京情勢危急，倉促攜燕大入學證回返青島大學借讀。復因戰亂，再轉往上海大同大學，先讀化工系，後轉土木系，與陳哲霖（陳立夫之侄）結為患難好友。上海保衛戰發生，又轉赴廣東中山大學就讀。不久，遭逢婚變氣極成疾，離校至衡陽療養。這時，

中山大學高他一班的學姊劉月端因戰事受阻於衡陽，乃留居照顧他，情慄日深，終結連理。寇培深雖在病中，學業沒有荒廢，病稍癒，即返校參加畢業考，竟名列前茅。

寇培深中山大學畢業後，於戰亂中跋涉千山萬水，經數月抵達重慶。沿途目睹日軍種種暴行，極為悲憤，乃將所見繪成流亡圖，抒發心中積憤，可惜畫作遭到火劫，悉數焚毀。抵重慶後，出任青年女子農校校長。

一九四四年辭卸農校校長，轉至資源委員會任職。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日寇投降，寇培深隨嚴家淦來台辦理接收。初任交通處港灣科科長，旋調基隆港務局工程師，後升任蘇澳港主管、花蓮港代局長等職。次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他因平日平易近人，深受民眾愛戴而善加庇護，未受波及。但他擔負港埠重任，做事認真，事必躬親，因修港工程，長年浸泡海水中，致罹患嚴重風濕病而請辭，改行經商。

克盡孝思三歷劫火

一九四九年初，隨來台台灣的寇母攜其

幼弟返青島故里料理家事，不料因大陸陷共，他的父母遂雙雙身陷共區，從此未再相見。一九五四年，寇培深為探尋父母及治療風濕，舉家移居日本。後來輾轉獲悉父母音訊，乃不時匯款接濟，略盡孝道。以後十六年間，他經營貿易、飯店。飯店位居東京御茶之水，是政商學宴客之所，雖三歷火劫，俱於灰燼中重建。他與學生論藝，曾自嘲自己平生所長是：做菜第一，唱戲居次，畫梅第三，書法最末。平日，寇培深忙於商務，但未忘書畫創作，並傾力收藏中國古代字畫精品計八千餘件。加之受家學耳濡目染關係，他鑑賞真偽，立論具備服力。在這期間他結識了影響他在書畫藝術方面至深且鉅的馬晉三、陶萃權、王克昌、梁國裕諸人。他的書畫創作，在日本政經界、僑界頗具盛譽。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田中角榮、幹事長二階堂進、藏相渡邊美智雄、文相藤尾正行、農相大野明、眾議院議長福田一、環境長官鯨岡兵輔等，俱以求到他的墨寶懸飾辦公室為榮。使他在日，書名益盛。

結識張大千姚夢谷

一九五五年，寇培深於東京結識名畫

家張大千，談書論畫，甚為投契。並陪同遍遊日本名勝古蹟。

一九七〇年，寇培深的長子不幸因車禍喪生，失子之痛，使他心灰意冷，乃將事業交予次子經營。返回臺灣，專事書畫創作，並教授書法，肩承文化薪傳的責任。教畫期間結識丁治磐、臺靜農、劉延濤、王壯為、姚夢谷及六六畫會成員吳平、周澄、馬晉封、李大木等書畫界名流。其中尤以姚夢谷對他有如伯樂之於千里馬，時相探古論今，使他的書藝更加精進。同年認識陳曉珍小姐，日後他詩書畫有成，多賴陳的助力。

東洋台島勤寫丹青

一九七七年，寇培深在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清及民國名家對聯收藏展」，翌年，應聘至日本東亞學院教授書畫。因糖尿病引發視網膜出血，左眼失明。旋由陳曉珍小姐陪同至日本九州太宰府、陸中海岸、伊豆半島、京都、大阪等地寫生，此期作品署名為「泰山」先後在大阪、蘆屋、中國飯店、山王飯店舉行個展，甚獲好評，展後至伊豆半島熱川溫泉靜養半年。養病期間遍遊日本梅林、梅園、梅圃

，觀賞梅的千姿萬態以為創作題材，並刻「賞遍天下梅花」印一方紀念。後來他的右眼出血，張大千建議他返臺治療，並推介榮總眼科主任林和鳴大夫診治，病情大有改善，由幾乎全盲，至能見三步之遙，兩人遂結為好友。

一九八一年，在國立台灣藝術館舉行他個人的首次書畫展，次年，又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書法個展。受託以中華民國代表名義至美國白宮致贈總統雷根及參眾兩院各一幅巨梅圖。因趕繪畫作，三晝夜不眠不休，導致眼底出血，醫師告誡須善自調養，遠行恐有失明之虞。但他仍堅決由陳建台趙克露夫婦陪同親赴白宮送贈巨梅圖，美方由眾議員麥唐那代表接受，圓滿達成國民外交任務。

返臺後，寇培深又帶領學生遠赴台南香蕉山梅嶺，觀賞百年臥梅奇姿，因勞累過度，眼底大量湧血，半年不能作畫。同年於日本熱海修善寺舉行書畫個展。並獲僑委會頒贈海光獎、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特別貢獻獎，還應邀至孔學會書法班講授書法。一九八三年，寇培深於日本全國經聯舉辦書畫個展，應聘為經聯講師，主講中國藝術、哲學及美學，同場講學者有福田

一氏、宮澤喜一氏、鈴木治維氏、川上哲郎氏等。自日本返台後，與姚夢谷等人至臺東各社教團體，示範揮毫。並受邀至歷史博物館書法班講授書法。

此後，他又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書畫個展，於日本京都美術館舉行書畫個展。同年，獲第九屆書法類國家文藝獎。翌年，受聘任歷史博物館書畫評審委員，全省美展評審委員及中華民國書學會秘書長等職。並在二月於日本西武美術館舉行書畫個展，六月創立中國書學苑，傳承書畫，九月於日本小松西武美術館舉行書畫個展，也在台灣舉辦全國梅花巡迴展。

一九八六年元月，寇培深不幸中風，左手腳麻痺，調養復健數月，未盡康復，但恢復書法教學，奔波各地，不辭勞瘁。一九八八年九月，應北京中國畫研究院之邀舉行書法個展暨專題演講，另與名畫家吳作人、何海霞、鄧琳（鄧小平之女）合繪梅花一幅。並贈鄧小平赤壁懷古六扇屏字。

晚年作品自署盲叟

一九九一年，寇培深二度中風，左半身癱瘓，眼底出血，幾盡全盲，但卻亟思

創作書法以自娛娛人，臨筆之際，每需由人攙持始可站立；起筆亦需由人扶手落筆，歷時三年半，此期作品署名「盲叟」。直至完全無法站立，才轉而寫詩。兩三年間，詩作逾千首，大多口述，由陳曉珍小姐紀錄，偶爾嘗試自行書寫，惟字跡重疊扭曲，多不成篇。詩作由鄭文惠教授主編，委交田家炳文教基金會、中國書學苑發行，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後來，寇培深又舉行了幾次書畫展覽，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三日病逝，享年八十八歲。

書法獲國家文藝獎

寇培深旅居日本三十餘年，在日展出書畫多次，為日本藝評家植村鷹千代所推崇，並曾在北京及台北國立藝術館、歷史博物館、國父紀念館等處展出，先後獲文復會特別獎、僑委會文藝獎並以其書法獲第九屆國家文藝獎。曾出版書畫集中、日文計四冊。

有關寇培深的書、畫，我曾先後在報端發表兩篇文章，加以介紹。

收藏古畫神交前賢

其一：一九八二年八月十日聯合報副

畫家韻致 寫在旅日華僑寇培深先生書展前

我忽有欲與責任感，要把曾識一面的華僑書畫家介紹出來。我拙於書，卻愛書至篤，有展必看，相信這次寇培深先生的書展，應是台北多年來一次令人滿意的書展。當我初次在日本看他揮毫時，即已留下深刻的印象，暗暗驚嘆他的才華與功力，自付：「這才是真見功力的書法！」

我們相識，是因我的孩子建中、建安在日留學時，常到寇府打擾，我乃於由美歸國途中經東京前往拜訪致謝，持拙作書軸為贈，他住東京郊區的武藏野，環境清幽，院中花木如錦，房內名書名畫滿壁滿箱，使我目不暇給。此人豪放明朗，不修邊幅，深具藝術家風采。既見我遠來贈書，立刻揮毫答禮，畫了一幅梅花，贈同往的內人鍾玉梅，另用八分體寫了一幅大對聯，文曰：「古今中外樂，東西南北人。」以示我是個愛音樂廣交遊的人。此聯用筆厚重，使轉精熟，起落有度，柔外剛中，充分顯示出獨特的風格，這一瞬間的印象，歷久猶新。令我驚異的是：一位生活

忙碌的華僑，怎能有時間練得這麼一筆好字！那時，他正在沉迷於古書畫的收藏，我建議他回國展出他的書法，他絲毫不感興趣。兩年後，獲知他因糖尿病雙目失明

返國治療，張大千介紹榮總林和鳴醫師為他動手術，一九八一年七月底，國內各報刊出他在國立藝術館展出梅花與書法的信息，給了我第二次見其人與書法的機會。記得展出當晚電視播出他的作品，藝評家姚夢谷曾大加推崇；會場觀眾大多稱讚他所作的梅花，我則仍然神往於他的書法，逐幅細觀，覺得他的功力，較前又深厚多了。最難得的是他能書多體而皆達精到，楷書緊嚴，小楷華麗，行書韻緻，篆隸北魏諸碑，俱各傳神。老書家王伯楚不停地稱讚一幅張猛龍碑。九十高齡的唐嗣堯先生更說：「此人的書法可比古人。」一幅六百餘字的寸楷，從頭到尾一筆不懈，王愷和書家當場驚異，寇氏乃慨然以贈。他的楷書，已將顏、柳、歐以及虞世南、李北海諸家熔於一爐，結實爽麗，愈看愈愛，可說是歷年來展覽會中所罕見。

一張好字或好水墨畫。今日的日本書道已是走火入魔，邪惡當道，即使把它當作抽象畫看，也不是好作品，他奇怪國內竟然有人崇拜日本書道，甚至東渡拜師。他主張在書法上與日本交流則可，隨勢附合則大可不必要；書道純為中國的獨有傳統藝術，與中國人有其生命的血緣，如不加檢點，認賊作父，應屬大逆。我深感其言，值得國人的反省與警惕。

前輩同道同聲讚揚

對這位並無深交的書友，我由於欽佩他真正的功力，曾想盡力介紹他與國內的前輩和同道相識，使更多的人知道他；這樣的書家實在不應該被抹煞。沈尹默說：書家與善書者不同，善書者憑其才華可能偶有佳作，而書家則須能工各體，精通筆法筆勢與筆意而獨具風格，功力所至，每筆每字每行每幅都有依據而無敗失。所以善書者隨時隨處可見，而欲得一真正的書家，則常歷多年而不易。從寇氏的行草，即可看出他的書法已達相當高的境界；行草最能代表一個書家的特有風格，宋朝的蘇東坡、黃山谷和米南宮，明朝的董其昌、文徵明，清朝的何紹基、吳昌碩，近代

的于右任、溥心畬等，莫不以行草的風格，見稱於世，得之談何容易！蘇東坡曾說：「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書，猶不能莊語而輒放言，無足取也。」我重視寇氏之書即由於此。他身藏楷書的功力，而產生落筆結實、生動、變化多姿的行草，有如打太極拳；基本架式有了基礎，則無論是何派別，必能得心應手，柔外剛中。

有些人學右老標準草書，而不知右老之根基在於北魏之真書，且精研各體，下盡苦功，才能脫翼而出的美麗行草。

日前我造訪剛返國的寇氏於其臨時書畫室，得以先睹他將於八月廿四日在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展出作品的一部分，其中的楷書、行書、大草、北魏，又得使我看覺得情感沸動，覺得不寫一篇粗文，把他介紹出來，使更多的人欣賞，簡直算是一種罪過了。

其二：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五日及六月二十九日中央日報及美國華府郵報

梅畫的新貌 寇培深先生的梅展

畫梅是古代文人寄情遣興之作，歷經千載，至今仍是國畫中的熱門題材，由於前人深通書法，而梅花的枝、幹、花、蕊

又是集點、劃、鉤、圈所成。於是，在畫梅的技法上，前人已運用書法之筆把路走盡了，後人想擠進古人既不易，想突出古人就更難了，或者可以說：

若無好的書法素養，畫梅是難追蹤古人的。

從唐代至清代，詠梅的詩詞文賦多是歌頌梅花的高格勝韻和凌寒放蕊的特質。為了表達這特質，畫家皆挖空心思求之於筆墨的熟巧，定下了脈脈相傳的風格。後人所推崇的南宋楊補之，即以筆墨的清雅傳世，而他的簡爽之筆，生動於畫幅之上

，是因為他擅長歐陽詢畫體，有挺秀超絕的筆力。到了元朝王冕（元章）破疏花淺蕊而為千簇萬朵的繁梅，便在技法與構圖方面向前踏進一步，這是由於他對梅花多看細察，不是墨守前人的稿本之故。其後明朝的陳憲章，清代的金冬心、羅聘，都是承受了他的影響。八大石濤雖皆畫梅，民國初年的吳昌碩、齊白石等人，亦以畫梅聞名，因都非專擅寫梅，故皆屬筆墨渾灑遣興之作，對於梅花交錯盤曲的老幹群枝與密花的穿插隱現；尤其它的繁茂雄偉的全貌，嚴謹而逼真的寫照；亦即是若以之象徵悠久博大的中華民族品格與中華民

國的國魂，好像在眾美之中仍缺少了什麼似的。

作為一個國畫家，其使命應該是：一面繼承傳統，一面發揮和延伸傳統，進而開創新境，以優越的傳統表現出現代的藝術生命和感覺。基於這個觀念寇培深兄的梅花，應該是從明、清及民國的諸大家中，又突出了一步。

寇氏的梅，有的用鐵線銀鉤的圈花，有的用藏鋒圓潤的瓣，一點一劃，仍循古法而倍顯精神。老於書法者必能察其究竟；是筆筆來自書法的功夫。更大膽的說，他超越前人之處，則是他能用蒼勁古拙的線條，不事渲染，充分表現了梅樹如鐵如麟，狂出奇交的老幹和堅挺秀拔的繁枝。至於他筆墨的濃淡相依，剛柔相濟，枯澗相間，遠近相宜，不僅知道他的心靜如水，膽大心細，觀察入微，更從他每點每劃的起止轉折的嚴謹有度，足以證實他的書法功力之深，而對畫梅的影響之大了。

失明後吟詩數百首

晚年失明後，寇培深吟詩自遣，有詩數百首，茲分類舉數首於後，以饗中外讀者：

述 懷

一

我究何所屬，碑意與梅情。
筆墨心合處，意念轉空明。

二

不問百年業，祇思明日工。
心凌萬物外，惟與筆墨通。

三

盲人執筆苦，留聲不留文。
好事理成句，心得一點痕。

四

十載秋風過，師生共一涯。
昨談逸少草，今抹元章花。

五

天地一枝筆，河山到處家。
翰緣無欠暫，晚翠喚朝霞。

論 書

一

書事久荒廢，意往學素顛。
寧留後人議，不惹今輩嫌。

二

臨碑如刻木，讀帖若聽琴。
廿載熔一爐，飛鶴掃烏雲。

三

豁然以意書，不為唐人弊。

藝 游 尺 素 間 ， 天 地 一 無 際 。

四

攻書非為名，實至名方歸。
名高書未逮，名書偕伴飛。

五

永敘每作書，全陣布筆先。
行間互揖讓，滿紙龍虎歡。

動處如泉湧，靜處如高山。
風格隨功進，終將紹古賢。

論 畫

一

心鎖千株梅，意發以指揮。
緣何不展素，俗墨怕塵灰。

二

乍見本無奇，反覆思入畫。
筆意流清真，千古一枝花。

三

至情無瑕隙，完璧不玷塵。
梅意浮紙上，飛揚碑帖神。

四

時迫揮疏意，閒應寫繁情。
圈花耐似夢，不覺已三更。

五

梅性即我性，揮筆寫梅心。
妍處亦淡處，老幹獨傳神。

記 遊

一

拂曉入山莊，一毫寫萬象。
幼梅延路栽，爭作揖人狀。

二

楠西梅嶺園，一片雪花繁。
深谷無高下，蜂蝶繞樹喧。

三

東湖造物廣，仍覺西湖幽。
大好山河古，代代鬼神愁。

四

驟雨山洪勢，瘋翁急湍歸。
路滑戰場險，話斷六朝碑。

五

名寺黃梅院，密林滿翠苔。
老僧笑迎揖，為有遠朋來。

詠 物

(一) 詠梅

一

月高斜影瘦，風細花香清。
色比硃砂豔，霜雪更堅貞。

二

冬寒百卉枯，梅獨姿妍媚。
高士處險夷，亦與常人異。

三

年華不復始，話舊可常新。
寂寞思寒梅，香發百年春。

四

老梅江畔路，蹣跚夜歸人。
夕照影零亂，落英正繽紛。

五

老幹剝鱗鱗，枯根困淺沙。
別來經半百，歲歲可開花。

閒 適

一

讀書不問夜，論壽不計年。
心隨清風爽，身與泰山安。

二

終日疾弄墨，畫樓尋古情。
山靜風雨後，可聞步階聲。

三

夢游彩世界，意點美人睛。
醒來慎移步，倚窗聽鳥聲。

四

山靜噪音擾，客多話語香。
鳥歸訴新曲，思梅詩興長。

諷 時

一

壯鯨游海際，狂歡不知息。
今橫沙岸上，任由見者識。

二

巫咒千萬條，神棍遍巷隅。
可嘆無知群，甘心為魚肉。

三

信徒各有神，諸神可相識。
地上門戶嚴，爭詆無寧日。

四

昨日蒼蒼樹，今堆危危樓。
祇求眼前醉，誰為後人憂。

鑑 誠

一

常言勸百忍，何若早識空。
我性化佛性，荊棘開芙蓉。
二
萬象原為空，空中仍有物。
貪慾成罣累，澹泊平坦路。
三
儒取佛仙各一天，人人迷惘歧路邊。
誰能珍惜今日福，已識真諦結諸緣。
四
世事人情幾變遷，得失布算鬢髮斑。
萬里奔馳天涯路，積財未必子孫賢。

聖文
文庫
張大千外傳
隆重出版

戚 宜 君 著
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

本書為戚宜君精心傑作，要目有：詩人畫家饗客名士、仿石高手筆動藝林、御妻有術教子有方、敦煌面壁靜修苦行、石窟寶藏震驚寰宇、龍游大海時窮節現、環華巷中且安筆硯、異國情懷旅邸留香、回國定居落葉歸根、摩耶精舍安度餘年、大千小事膾炙人口、繪畫藝事千鍾百鍊、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內容精彩，百讀不厭，三十二開本，三百二十餘頁，另有珍貴圖片多幅，現已出書，定價臺幣二〇〇元，中外雜誌訂戶八折優待祇收一六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